



报秋

似乎刚过完了春节，什么还来不及干呢，已是长夏天气，让人懒洋洋的像只猫。一家人夏衣尚未打点好，猛然却玉簪花那雪白的圆鼓鼓的棒槌，从拥挤着的宽大的绿叶中探出头来。我先是一惊，随即怅然。这花一开，没几天便是立秋。以后便是处暑便是秋分便是寒露，过了霜降，便立冬了。真真的怎么得了！

这花的生命力极强，随便种种，总会活的。不挑地方，不拣土壤，而且特别喜欢背阴处，把阳光让给别人，很是谦让。据说花瓣可以入药。还有人来讨那叶子，要捣烂了治脚气。我说它是生活上向下比，工作上向上比，算是一种玉簪花精神罢。

我喜欢花，却没有侍弄花的闲情。因有自知之明，不敢邀名花居留，只有时要点草花种种。有一种太阳花又名死不了，开时五色缤纷，杂在草间很好看。种了几次，都不成功。“连死不了都种死了。”我们常这样自嘲。

玉簪花却不同，从不要人照料，只管自己蓬勃生长。往后院月洞门小径的两旁，随便移栽了几个嫩芽，次年便有绿叶白花，点缀着夏末秋初的景致。我的房门外有一小块地，原有两行花，现已形成一片，绿油油的，完全遮住了地面。在晨光熹微或暮色朦胧中，一柄柄白花擎起，隐约如绿波上的白帆，不知驶向何方。有些植物的繁茂枝叶中，会藏着一些小活物，吓人一跳。玉簪花下却总是干净的。可能因气味的缘故，不容虫豸近身。

花开有十几朵，满院便飘着芳香。不是丁香的幽香，不是桂花的甜香，也不是荷花的那种清香。它的香比较强，似乎有点醒脑的作用。采几朵放在养石子的水盆中，房间里便也飘散着香气，让人减少几分懒洋洋，让人心里警惕着：秋来了。

秋是收获的季节，我却两手空空。一年，两年过去了，总是在不安和焦虑中。怪谁呢，很难回答。

久居异乡的兄长，业余喜好诗词，前天寄来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西江月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
朝朝小圃花开，
自歌自舞自开怀，
无拘无束无碍。
青史几番春梦，
红尘多少奇才，
不消计较与安排，
领取而今现在。

我把“领取而今现在”一句反复吟哦，觉得这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。其实不必深杯酒满，不必小圃花开，只在心中领取，便得逍遥。

领取自己那一份，也有品味、把玩、获得的意思。那么，领取秋，领取冬，领取四季，领取生活罢。

(宗璞)

一块“好泥”

我们小镇上的人都喜欢捏泥人。姥姥的手艺在镇子上数一数二，很有名的。捏泥人是用模具，把和好的胶泥放入固定的模具里，你要什么人物，就选择什么样的模具，选择了什么样的模具，捏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人物。姥姥捏出来的泥人有皇上，有将帅，也有随从和佣人。泥人刚出来时，赤条条的，眉眼全无，这时就要靠一双巧手加工了，用心地把细微之处修饰好，再往泥人的身上涂上油彩，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。这是一种挣饭吃的活路，在我们乡下很流行。

捏泥人，关键在于土质，土质要有韧性，要柔和，怎么折腾也不会有裂痕，反复拿捏后，也不会失了胶性。因此，捏泥人，泥的土质就成了关键。土是到处都有的，天下哪儿没有土呢？但许多土，却不能用来捏泥人。要成为泥人的土质，首先就得具备被拿捏的柔软与胶性，不然不行。

小时候，为了找到好的土质，我们常常要跑很远的地方，要下很大的功夫。但好的胶泥却不是人人

都能找到的。所以我们做孩子的时候，老师和大人们总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做一块“好泥”；总拿好的泥土来打比喻，让我们长大成人后，一定要做一块能被拿捏，而且听话的“好泥”。

于是，“做一块好泥”也就成了我们将来闯荡世界的一个标准。在我的老家，大人们常会说：这孩子将来会是一块“好泥”！这是一种最高等级的夸赞了。

久而久之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有能被拿捏，听话的泥土，才能算是“好泥”。其他的土质在我的眼里，都是无用的废物，甚至被加上了不好的烙印。不只是我，我们镇子上的孩子都是这个认识：长大成人后，一定要做一块“好泥”！时间久了，我被“好泥”的意识所强化，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人生概念，将来不管到哪里，都要做一块“好泥”！这观念成了我人生在世的一种标准和向往。

天下的“好泥”，自然是不多的。“好泥”的条件是柔软、黏合而又有胶性，永远要随着捏手里

的感觉变化来回，随心所欲。只有如此，你才能变成一块有模有样的“好泥”！

长大成人后，我确实按照“好泥”的标准生活了许多年。我迷恋着一块“好泥”的标准。只有先做一块“好泥”，人才能有出息，有前途。在我还不懂得更多事物之前，我把世上所有的好品质、好事情、好命运，都归结为首先得是一块“好泥”的范畴。

我曾因为没有做到一块“好泥”，而自暴自弃过。也曾因为自己不是一块“好泥”而伤心悲痛过。我在努力适应别人的过程中苟求过自己。可我还是没有令人满意。我似乎不适于做一块“好泥”。

做“好泥”原来并不容易。甚至常常要与许多事物发生冲突。渐渐地我发现，大多数的人，似乎都不适于做一块“好泥”。有些人的性格，天生就与“好泥”的标准相悖。

活到四十岁以上，我才知道，我要做一块好泥的认识，原来是有误的。人总不能像一块胶泥那样任人



黄河壶口瀑布

肖海清 摄

锁门

手无策，越想越怕，一身大汗。

后来，一下想起儿子那里还有一副钥匙，求人骑车去要了来。万幸，儿子没有外出，不然，必有一场大难。

“把钥匙装在口袋里！”朋友又告诫说。

好，装在裤子口袋里。有一天起床，钥匙滑出来，落在床上，没有看见，就碰上门出去了。回来一摸口袋，才又傻眼了。好在这回，屋里没有点着火，不像上次那么急，再求人去找儿子就是了。

“用绳子把钥匙系在腰带上！”朋友又说。

从此，我的腰带上，就系上了一串钥匙，像传说中的齐白石老人一样。

每一看到我腰里拖下来的这条绳子，我就哭笑不得。我为此，着了两次大急，现在又弄成这般状态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是

捏造揉搓。天下有许多事，是需要个性的。许多有个性，有思想的人，反而做不了“好泥”。而那些从好泥当中被剔出去的渣子，往往倒有可能是金子、玉石或是稀有矿物。

原来，“好泥”并不代表所有好的品质，原来“好泥”的作用是那么的有限。“好泥”原来多半是别人手里的产物，是被别人称道或是褒贬的事情。

漫漫人生，岁月改变了我对“好泥”的认识。我不再按照“好泥”的标准去生活。

不再单纯做“好泥”的想法，反而让我的生活变得自在、从容、丰富，从中也有了更多的自主和自信。

不过，我仍常常怀念小时候和姥姥一起捏泥人的那段生活。只是现在我才懂得，世上大多数的人，其实都不属于“好泥”的范畴。但他们并非不是优秀的人。正是因为我们不一定是一块“好泥”，反而可以成为一块好砖，一块好矿，甚至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。

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被别人拿捏在手里，然后放入模具，按照别人的标准生活做事，即被别人赏识的“好泥”！一种是“好泥”之外的矿物。他们虽然不可能在别人的模具里发光，却有着自己的光彩。

(星竹)

总会轮到你

银行内有许多窗口，每个窗口，都站满了人。

人们总是有意识地排到队伍最短的窗口去，那样可以节约时间。有时，你是幸运的，但很多时候，队伍排得短，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能轮到你。也许在你的前面，有几个人记不住密码，他们会一遍遍地按，然后要求挂失；还有人要取很多钱，工作人员会忙上半天；或者他们会和工作人员争吵起来，没完没了。此时，其他窗口的处理速度反而显得更快了。

于是，你会后悔自己站错了队，想换一个队伍，但是已经不可能了。

还有更可气的，你进了大厅，认准一个窗口，排啊排，终于轮到自已了，但工作人员告诉你：“对不起，用信用卡取钱，请到其他窗口。”

排队其实就是人生，在我们的面前有很多未可知的因素。

你站队的时候，不可能知道前面的人存钱、取钱需要多长时间。就如我们的人生长度取决于许多因素，自己并不能左右。

我们必须要豁达的胸怀，平静的心态，选择队伍时，要考虑到别人可能很快超过你，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吹着口哨离开了，但你无法重来，你只能慢慢等着，需要耐心。

我们还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假如你排错了队，你不能气馁，请看准哪个才是真正适合你的窗口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慢慢排着，总会轮到你。

(佚名)



(孙犁)